

佳人在侧

「阿因，你看，忘尘谷的桃花又开了。」泽尹坐在床边，伸手拨开她耳边的发丝，「人都说，良辰美景不应虚度，你再不醒，我就找别人赏花了。」

房内仍是一片死寂，床上的女子面色娴静，紧闭着眼。

他轻轻一笑，修长的手指刮过她的鼻尖，「骗你的。」

德墟原本要进房，却在门口伫立许久，见泽尹仍紧握着阿因的手，不禁叹了一口气。

「德墟尊者。」初七见他久久没有进去，唤了他一声。

德墟忙捂住初七的嘴，将他拖到外面，才松开了手，「干什么？」

「尊者刚才为何不进门？」

「哼，」德墟没好气道，「你家战神那可怜兮兮的模样，若被本尊看到了，他面子往哪里搁？」

初七不免敬佩起德墟，他虽平日里大大咧咧，其实却是心细。



「尊者，茯夏大人什么时候才能醒啊？」初七见着他俩这样，也揪心得很，「距离光玄帝尊将茯夏大人的魂魄还回肉身已经七日了，怎么她还未醒啊？」

德墟心里一沉，唯有知情人才懂，阿因体内的仙气和魔气还在磨合。他也不敢把握，仙气能成功压制住魔气，否则，阿因仍是危险。这也是他见泽尹没日没夜地守在她床边的原因，泽尹那厮，看似无坚不摧，可单一个情字，好似就能让他溃不成军，废墟一座。

「未到时候，年轻人急什么？」德墟笑着拍了拍初七，问道，「最近还有人上门找麻烦吗？」

「有的，都被泽尹君三两下地收拾了，」初七打抱不平，愤愤然，「这世道，得知泽尹君替人受了天雷后，一个个都蹬鼻子上眼了，来忘尘谷想挑战战神，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货色。」

德墟一大巴掌拍了他后脑勺，「还不是泽尹那小子平日里嚣张惯了，仇家得了机会，不趁机找上门还等过年啊？」

「尊者教训的是。」初七吃疼地抱住后脑勺，委屈道，「尊者是不是对泽尹君有什么偏见？」

「切，说一句都不让了，」德墟伸手勾住初七脖颈，「走，陪你师尊我喝两杯。」

「啊？能拒绝吗？」

德墟眼眶微红，感叹道，「如今没人陪老头我喝酒了。没劲儿。」拖着初七走了。

.....

屋内，泽尹手里的手指微微一动。

他一惊，屏息凝视着她的面容。

「听说，你要找别人赏花？」

恍若隔世，渠因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她的睫毛颤动着，缓缓睁开了眼，手心里传来温暖的触感，十指相扣。

他笑道，「佳人在侧，何必另寻他人？」

她看见他眸色暗红，像是疲惫不堪。

然而，他垂下眼睑，沉吟道，「阿因，我等你好久。」

阿因醒来的消息，或者说，曾经魔族的茯夏大人再次复活于世，并无太多人知晓。

光玄出不了无忧宫，让开枝送了一堆如小山般高的医书，带话说她既然回来了，就别荒废一身医术所学。

于是，开枝差点被泽尹连着医书一起扔出忘尘谷，战神皮笑肉不笑，「阿因身子还虚，净给她找事做。活该没有机会谈情说爱，单身十几万年。」

此番嘲讽被开枝带回给光玄时，他正在墨池边喂鱼，这养着天命书的池子，前段日子竟被他扔了几条锦鲤进去。

光玄闻言一笑，微微颌首，「有机会谈情说爱的人，自然就只会谈情说爱。」

开枝冷汗，帝尊这话回击得毒，甚至开枝都有点想传回去给泽尹听。

「不过，这厮总算回来了。」无忧宫的日子过于单调，光玄以往常和泽尹抬杠，可惜后来他忙着找渠因的魂魄，性情也沉寂许多，「开枝，你把本尊的话抄在每本医书的扉页上，再送回去。」

开枝，「.....」帝尊这得多无聊？

他担心起自己这回不会是被扔出来那么简单了，怕是有去无回。

泽尹收到时，俊眉微微抽搐，半晌，终是几分无奈笑道，「这家伙。」

后来，还是阿因拦下了他，说是拿来解闷。

泽尹心一软，便应了。不久，他便深深地后悔了。

先前阿因经过几日的静养，已经快恢复如常，可惜光玄送来医书后，她一头扎进了医书里，精力受疲，又染上风寒。原本半仙半魔的体质，没了半点修为后，就会比凡人还要孱弱多病。



泽尹觉得太阳穴突突直跳，连哄带骗地要她先静养，于是屋内常出现这一幕。

「躺下休息。」

「嗯。」阿因应道，却仍坐在案边，提笔在医书上写些注解。

「把药喝了。」

「嗯。」她没有抬眼。

「别再看书了，本君不好看吗？」

「嗯。」她仿佛未曾听见，反应过来后，带着笑意打量他，「好看好看。」便又低头翻了页医书。

某人有几分恼火，将她从竹椅上横抱起，放到了床上，双手撑在榻上，将她包围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，「把药喝了后，休息。」

阿因桃色徒然抹遍双颊，也觉着自己方才有些过分，坐起身来，「好。」

泽尹也不为难她，端来熬的药，用羹匙舀了舀乌黑的药面，轻轻送到她嘴边。

「苦吗？」

阿因喝了一口，皱了皱眉，「不想喝，我风寒都好了。」

「再喝五口。」

「太多了。三口。」

「折中，四口。」

阿因点了点头，一口一口地记着数，数到四后就闭紧双唇，生怕他说话不作数。

泽尹见她如此较真，放下了药碗，哄道，「躺下来乖乖休息。」

「好。」阿因低顺眉眼，真的就乖乖躺下，盖上了被子。

泽尹怎么会不知，她在等自己出去后，再爬起来看医书，她就是这么染上风寒的。

许久过去，阿因感知到他的气还在这，翻过身见他坐在桌边，撑着脸凝视着她。

「你.....不走啊？」

泽尹双眉一挑，似乎已经看透了她的。

「我睡不着。」

他淡淡吐出几个字，「要我陪你睡？」

阿因忙用被子盖住发烫的脸，心跳如捣雷。



泽尹走上前在她床边坐下，拉开了她紧闷着自己的被子，无可奈何笑道，「好了，不闹你了。」

阿因脸上发烫，背过身去。

许久，泽尹眼底深邃，轻叹了口气，「阿因，我知你此番钻研医书，是为了要早日医治桐的失语症。可连光玄都束手无策，你再心急也难成事啊。」

当初天劫之所以会降临，是因为顾如卿的死。

早在天界发出对清嘉的判决前几日，顾如卿就奉命带着东荒的军队去围剿边境作乱的魔族势力。顾氏仙门曾被魔族血洗，独留顾如卿一人，他自对魔族怀有不共戴天之仇，过于心急，乘胜追击之际中了圈套，最终全军溃败，他被重伤跌落山崖。

后来，东荒派人寻到他时，尸体已没了生气。

桐在受刺激下，患了失语症，不哭不笑，将自己关在凤桐殿里，不让任何人靠近。泽尹去看了她两次，也把她带到无忧宫找光玄问诊，光玄却只有摇头，一句「情伤，心病，治不了。」气得泽尹想打他。

后来瞒不过阿因，终是告诉了她真相，阿因面上无异，却每天都看起医书，寻找着解失语症的法子。

「泽尹，你们都说我是茯夏大人，可我却一点她的记忆都没有。」阿因仍是背着身，低声道，「若是她的话，应该懂得怎么解失语症吧。」

茯夏的记忆吗？

泽尹心头某个角落痛了一下，他情愿渠因永远是阿因，哪怕忘记他们一起经历过去。那份曾经的伤痛，太沉，他独自承担便好。

他俯身吻上她的耳后，她身子一僵，酥麻感似电流传遍全身。

磁性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，带着几分温柔，「不急，慢慢来好不好？」

后来，泽尹不再拦她看医书，但依然管着她，让她多休息。

总之，无非就是她翻看医书，他看她。

阿因有时对上他的眼，便莞尔一笑，「以往在东荒时，是我看着你看书，练功，写字。现倒是你陪我了。」

「是啊。」泽尹眼底藏着笑意，故意道，「也不知是谁醋了，听我说要陪别人赏花就忙醒过来了。」

「早知我多睡上两日。」

「那日我约了佳人赏花，可还作数？」

阿因看了一眼窗外忘尘谷的春意盎然，想着近来泽尹整日陪自己闲坐，便笑着合上了书，「作数。」

泽尹闻言一笑，牵着阿因到屋外后，伸手一揽素腰，阿因仍未反应过来时，脚底便已腾空。她不由得抓紧了泽尹的衣领。

他安慰道，「别怕，往下看。」

阿因慢慢定了神，视野顿时开阔，脚下是一片淡粉的花海，美得惊心动魄。

泽尹把她放到一山头上，从这高处往下，便可俯瞰整个忘尘谷。

阿因才发现，除了那片桃花林外，忘尘谷里栽满了许多臻美的花草树种，山山水水，虫鸣鸟叫，每一处皆是好景致。

「父神羽化，神魔大战后，光玄成为帝尊进了无忧宫，我成为战神，不想像光玄一样住进天界冷冰冰的战神宫，于是我在凡界开辟了一处山谷，取名忘尘谷。」泽尹在她身旁坐下，「这里美吗？」

阿因笑着点头，她先前在凡界五百年，也曾看过许多佳景，都未曾比得上忘尘谷。此地与世隔离，纤尘不染，看上去直教人心意爽朗。

「可这原只是平平无奇的山丘峡谷，」泽尹看向她，眼里有星星点点的欢喜，「你来了忘尘谷后，我才开始打理这片山林，种点你喜欢的花草，这样你一喜欢，便不舍得离开了。」

「真好。」阿因虽被告知自己是茯夏，可终究也难把自己代入她，淡淡道，「可惜我不记得了。」

泽尹微微一笑，似不在意，「你喜欢这吗？」

「喜欢。」



「你舍得离开吗？」

阿因眨了下眼，调皮笑道，「看腻了再说。」

「这样啊？有美景还留不住你。」他失落一番，忽而笑道，
「可我有法子，让你永远在我身边。」

阿因刚想继续玩笑，却发觉他目光灼灼，落到自己身上，

「阿因，与我完婚，可好？」

曾经，他不喜繁文缛节，潇洒自然惯了，渠因也是个洒脱之人，二人皆视婚嫁礼俗于无物，于是天地为媒，很自然地成了一对眷侣。

不过，后来当她再次回到他身边时，他却渴望用自己曾经鄙夷的世俗之礼留住她，拥有她。

「阿因，与我完婚，可好？」

她凝视着他灼灼的目光，他魅惑的眼里饱含着深沉浓烈的爱意，也有几近渴求般的哀伤。

「我以前，是不是伤害过你？」

泽尹不语，只是把伸手把她搂入怀里，语调温柔地喊她。阿因，阿因。

阿因将脸埋在他的胸膛，他是料定了他这样子，她便拒绝不了。



在东荒时，她知对他的情感，是执念，是痴妄，宛如流沙般始终不可把握，而当再次醒来时，她成了他原先心里住着的那个人。

可是游魂阿因无非是离开了清嘉的身体，来到了另一个的躯体内，他们告诉她，这就是你，你是茯夏大人，你是泽尹等了五百多年的渠因。

泽尹原先那么希望渠因回来，可她没有渠因的记忆啊，于她而言，她仍是游魂阿因。

她不会记得跟泽尹曾经经历过的一切，如此一来，渠因是不是就消失了？

而她究竟是成了渠因，还是成了当初不愿成为的绝佳替代品？

三日后，与婚服一起来的，还有夏琳。

夏琳虽了解了事情始末，却仍有些小心翼翼，不曾想曾与自己相伴的人，竟是传闻里的茯夏大人。

「公主，不，是茯夏大人。」

阿因轻轻一笑，走到她面前拉起她的手，「近来可好？」

夏琳鼻翼微酸，「大人，那日你让我回东荒，我便一直没停下脚步，可是.....可是还没等到我回去，我知道，天劫降临了，我慌得不得了.....这些天，发生了好多事。」

阿因抱住她，轻拍着她的背，「没事了，我这不是好好地在你面前吗？」

「我去找泽尹君，初七告诉我他不在茯远居内，」夏琳整理了下情绪，松开她道，「后来我去找三公主，她闻言让人去寻泽尹君，同时也派一队侍卫出去找你，我便先在她那待着。」

「桐那时.....知道顾如卿的死讯吗？」

夏琳点点头，「如卿上神的死讯那时已经在东荒王宫里传遍了，可是.....可是三公主去求王上，希望能允许她去边境看一眼，她不相信如卿上神就这么死了。王上不答应，她便冒雨在东荒大殿前跪着求，整整跪了三天三夜。期间，大公主和王后都派人来劝过她，可也是敷衍一番，未亲自出面，又能有几分真心呢？」

「这是何苦呢.....」阿因心里悲叹，早在东荒，她便看透了东荒王族对桐的冰冷自私，他们会如此绝情，她倒不奇怪。

「后来，德墟师尊来了，带三公主去了边境，见到了如卿上神的尸体，三公主跟着德墟师尊回来时，已经失了心神，不言不语，把自己关在凤桐殿里。」

阿因缄默片刻，似问非问，喃喃自语，「到底是哪错了？他们不该如此，不该如此的啊。」

奈何情深缘浅，神仙又能如何？

「你说，此次我与泽尹成婚，桐她会来吗？」



「三公主怕是不会来，」夏琳迟疑道，「现在的三公主，听了任何事情都是毫无反应，如死水一般沉寂。」

这回答如阿因所想，「顾如卿给她带去的伤痛，短期内应是难以愈合了。」

「嘭——」膝盖沉重落地的声音一响，阿因忙伸手去扶她，「你这是干什么？」

「夏琳求大人，一定要和泽尹君完婚，你们两人几经磨难，终等来此刻。若是像三公主和如卿上神那般，叫人如何能平了遗憾？」

入夜，阿因站在窗边，夜里的忘尘谷萤火流溢，繁星点点，美不胜收。

一双手从她身后环到她腰前，将她紧紧禁锢在自己怀里。

阿因贴上他健硕的胸膛，笑问道，「今日怎么回来得有些晚？」

前段日子，有不少仇家听了泽尹受天雷的消息后，纷纷来忘尘谷挑事，却发现泽尹虽身上有伤，神力却不减。泽尹以前出手不免有几分克制，但那些天阿因生死未卜，他心烦得很。那些仇家意识到他比平时下手还重已经晚了，还未反应过来早已被揍趴下了，最后都被初七给扔出忘尘谷去。

当初光玄听说后，仍是气定神闲地喝了口茶，悠悠道，「何必呢？这个时候本尊都怕惹到他。」又吩咐开枝找几个人去守在

忘尘谷出口处，负责把那些被扔出来的人给抬回去。

原本已经没人敢上门挑事了，今日却来了西海的四皇子，那厮是个目中无人的纨绔，泽尹未将西海皇室放眼里，可是他念在曾与西海大皇子扶桑在往日有几分交情，本想给几分教训就让他走人，怎奈那四皇子纨绔归纨绔，倒是很有骨气地在一次次被打趴倒地之后仍坚持站起来继续战斗。

阿因抬头看他，皱了皱眉，不满道，「这就是你嘴角有伤的原因？」

「那厮太难缠，我看那厮再打下去就废了，就挨了他一下，」泽尹为自己开解，「他兄长近日大婚，我总不好把他给揍得下不来床吧？」

「你也会有顾忌？」阿因噗嗤一笑。

「当然。」泽尹唇角弯了一下，眼底跃动微光，「但我最大的顾忌，只有你。」

「你顾忌西海大皇子近日大婚，对他四弟手下留情，」阿因从药箱中取出药膏，俯下身盯着坐在竹椅上的泽尹，拍了拍他的俊脸，「怎么不懂得顾忌我三日后成婚，新郎官的脸破相了怎么办？」

在一旁侍候的初七噗嗤一下笑出了声后，憋着笑，表情十分古怪。

初七虽跟着泽尹不算久，但胆子是日渐肥了起来，他见泽尹的眼神剜了他一下，「爷，没想到你有一天竟会被人调戏。」

「出去。」某人淡淡道。

初七是个识相的，笑也笑过了，走前还麻溜地带上了房门。

房门合上那一瞬，泽尹拉过她的手腕，她的身子刹那间像失去重心般贴在他身上。她只能将手搭在他肩上，撑开点距离。

没有神力就是这点不好，一丝反抗的机会都没有。

「我给你擦药呢。」

「这是惩罚。」

阿因柳眉一挑，心里想着下回在外人面前，还是得给他点面子。

芊芊素手抚上他的脸，指尖沾了点药膏，又轻又柔地在他唇角摩挲。阿因离他极近，肌肤雪白，朱唇光泽水嫩，无形中撩拨他心神。

这究竟是谁的惩罚呢？

泽尹眸色一暗，环住她腰身的手一紧，他手掌的火热透过衣衫到达她的肌肤，阿因停滞了手上的动作，清清冷冷的丹凤眼里透着三两懵懂，却更为媚人。

「可不可以？」他低哑的声音传入阿因耳里，丝丝魅惑，目光灼灼似要将她吞噬一般。

阿因只觉仿佛烟花在脑中炸开，她没了思绪，面色透红。

她的手足无措落到泽尹眼底，终究是有些不忍的。

他只在她发烫的面颊上轻吻了一下，便松开了她，俊眸含笑，「下次的惩罚，可没那么简单。」话毕，便走了出去。

他走到长廊尽头，离阿因的房间很远时，才一拳撞到柱子上。

到底是自己太急躁了些，方才差点因为自己的欲念而伤了她。仙者练气，他有十几万年的修为，渠因刚回来且没有半点神力，是断然承受不住自己的欲念的。

「说到底，又得重新学会控制力量了。」

初七刚听到撞击声便赶来了，先是见到柱子上的一道深深的裂痕，心里地打了个颤，「爷.....你跟茯夏大人吵架了？」

泽尹瞥了他一眼，与他擦肩而过，「去备冷水。」

次日清晨。

「所以说，这柱子的裂痕是泽尹君给打了一拳留下的？」夏琳凑近一看，不由得感叹道，「哇，那他得多生气啊？」

初七绘声绘色，夸大道，「当初我就站这，然后爷的表情冷酷到不行，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太可怕了。」

「是不是泽尹君和茯夏大人吵架了？」

「我当初也是这么问的啊，然后爷就扔下一句，『去备冷水』，我也莫名其妙，特别是后来他在浴池待了一整个晚上，不让旁人去打搅。后来一大早便去后山练气调内息了。」

夏琳心思细腻，相比起憨直的初七，早料到了七八分，威逼道，「待会见到茯夏大人，敢提这件事看我怎么收拾你。」

初七见她不似在开玩笑，委屈道，「不提就不提，不过茯夏大人试个婚服怎么那么久啊？」

夏琳刚想抬杠几句，却见长廊远处一道倩影款款而来，每一步都似走在旁人的心尖上。

一拢红衣霞帔流光溢彩，女子长发未梳，墨黑如瀑，待她走近一看，端的是冰肌玉骨，纤尘不染。

阿因看着愣在原地的两人，心里忐忑，「如何？」

夏琳方才反应过来，围着她转了几圈，似欣赏件精美玉器连连称赞。

「初七，代我跟德墟师尊和他夫人道声谢。」这嫁衣是德墟的夫人亲手赶制的，绣纹精美，想来必定花费了不少功夫。

阿因说时，不免向初七莞尔一笑，眼波流转。

他的心跳得飞快，只得随意找了个理由退下了，再这么看下去估计心脏招架不了。他的爷栽在茯夏大人手上，看来本就毫无

悬念。

「泽尹去哪了？」

「去后山练功了。大人，我帮你梳妆。」夏琳扯开话题，不由分说地把她带回房间，关上房门，「等我啊，我去拿德墟师尊的夫人送来的首饰珠钗。」

阿因无奈地笑了笑，走到了妆台前。

镜子里的人，不施粉黛，眉眼很淡，似在一张白纸上轻轻勾勒出几笔，冷清而不浓烈。

倏然，门被重重撞开，阿因刚想嗔怪夏琳莽撞，一转身，却见一蒙面的黑衣男子站在房里，「茯夏大人，没想到真的是你。」

她警惕道，「你是何人？」

「魔族刀鬼，奉之陌少主之命来寻大人回去。」那男子揭下蒙布，是一张完全陌生的脸。

他的气息虽与泽尹和光玄那辈相比差距过大，却也是个难缠的角色，况且阿因现在体内半点神力都没有，她不知道外面的情形，只能迂回拖延时间，「我不认识你，也不认识你的少主。」

刀鬼也不急，阴恻恻地笑道，「看来战神未告诉你，之陌是你的兄长，而你和之陌，都是魔族公主长月的后人。」



「我有亲人？」阿因虽原先知道自己怕是跟魔族脱不了干系，但一来时过境迁，二来泽尹既然不愿她知晓，她便不问，因而此时不免心里有些惊异，「我凭什么信你？」

「就凭你身上和我们魔族一样，流着阴暗暴虐的血液，」刀鬼逼着她往后退，「看来你在战神身边待久了，便以为自己可以为善吧？你做过什么，自己不清楚吗？」

阿因镇定了心神，嘲弄道，「你说我兄长是你们少主，可你却对我如此无礼。」

刀鬼阴邪一笑，紧握着她手腕，看着她因疼痛而露出惨白的面色，神色更加癫狂，「无礼？你不知道，在魔界你是什么样的存在吗？」

她的腕骨被捏碎，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，她紧咬着唇，可接下来刀鬼的话却比身上还痛上万分。

「虽然之陌少主还肯认你，但你们可是云泥之别。」

「你在魔族，就是个背叛全族的野种，受到所有人唾弃和不齿。」

「靠着媚术，出卖自己给天族的战神，作贱自己，甚至不惜放弃一身修为，只为图一庇护。」

「你行医救世，被世人封了个『医圣』，可是啊凡界有多少人因你带去的灾祸而死？」

「你是茯夏的一天，你身上的肮脏和耻辱，就不会消失。」



「本就是個十惡不赦之人，沒了記憶，就以為可以重來嗎？」

晦暗的山洞里，水滴沿着石壁落下，發出靜謐的声响。

角落里，一着朱紅嫁衣的女子抱着膝，低順眉眼，神情漠然。

那惡魔般的话语似仍在她耳畔不斷回旋，「本就是個十惡不赦之人，沒了記憶，就以為可以重來嗎？」

「你在魔族，就是個背叛全族的野種，受到所有人唾棄和不齒。」

「靠着媚術，出賣自己給天族的戰神，作賤自己，甚至不惜放棄一身修為，只為圖一庇護。」

呵，聽上去，真是低賤呢，她心底有個聲音傳來。

澤尹來時，見到她的那一刻，冷光在眸子里一點一點凝結，早知道不該讓刀鬼的下場如此舒服，卸了他雙臂似乎太便宜他了些。

刀鬼怕是忘了，在過去茯夏雖被稱為「醫聖」，但她更是個善用毒的女子。縱使後來她神力盡失，也可用毒傷人。阿因沒有茯夏的記憶，但上回光玄送她醫書的時候，連帶交給她許多上古毒藥方子。她細細研讀，制了幾根毒銀針藏在袖里，用以防身。

今日，她趁刀鬼不備，將毒刺入他手上的筋脈，雖因此挨了他一掌，可頃刻間刀鬼身上的毒便散開，倒在地上，全身抽搐，樣子十分可怖。

后来，阿因不受控般地跑了出去，待她回过神来，自己闯入了忘尘谷里一个偏僻的洞穴。

她为什么要逃？是接受不了自己，还是面对不了泽尹。

泽尹走到她身边，半跪着，伸手要帮她擦去嘴角的血迹，她却下意识闪躲。

停在半空中的手，终是没有落下。

「阿因，没事了，我们回去。」他轻声道，要将她抱起，可是阿因却推开了他。

她没有看他，贝齿紧咬着下唇，不出一言。

「听话，你身上有伤，要回去医治。」

「泽尹，你是不是觉得，没有神力的我随时都需要你的保护？是不是觉得这样的我就可以随你摆布控制？」她抬起下颌，脸上失尽血色，美好易碎，让人心里微微抽痛。

「随我摆布？」

泽尹点漆的黑眸幽幽深深，染了些情绪，她怕是不懂自己平日对她有多么隐忍吧。

下一秒，他欺上了她的唇，阿因的脊背紧靠在冰凉的石壁上，双手被他钳制，动弹不得。他轻轻啃咬着她的红唇，似挑逗般辗转反复，酥麻感顿时蔓延至她全身，使她意乱情迷。

泽尹松开了钳制住她的手，身子缓缓往后倾，唇间滚烫湿热的贴合，气息交织，暧昧旖旎的气氛在晦暗的空间里浓郁。

这样逗她，怕到时控制不住自己的理智，他轻掐了下她的细腰。

阿因从迷离中清醒时，已不是方才的情形，此时已是自己将他压在了地上，身下的男子半阖眼帘，他的衣领散乱，露出健硕的胸膛。

阿因的一只手偏偏又抚在他光洁的肩上，端的一阵火热从掌心烧到她面颊。

奈何某人眼稍微抬，似笑非笑，「现在呢，究竟是谁任其摆布？」

这话无非更是火上浇油，阿因一下子要站起来却不稳，泽尹起身将她拥入怀里，「阿因，我知你处事冷静，更是用毒的好手，就算没有我，你也可以像今日一样逃脱。可是，我不会因此而背弃半点护你周全的誓言，你神力尚在时如此，神力尽失时亦是如此。」

所以从方才到现在，他都在用着自己方式，去回答她任性的问话。明明他已经为她做了那么多了，可她自己却不察。

「泽尹，我想拿回我的记忆。」

「刀鬼和你说什么了？」他俊容微冷，「那家伙的话，一个字都别信。」

阿因却摇了摇头，「我是不信，因为我相信你不会爱上一个不堪的人。但我仍想找回我的记忆，你和光玄是有办法的，对吧？」

他松开了阿因，哑然失笑，「过去如何，重要吗？」

「不同人口中的茯夏有千面不同，我总不能在别人的褒贬中去拼凑出一个自己，进而一次次地去怀疑自己，」她嫣然一笑，「事实如何，对错如何，悲欢如何，我愿承担。」

「阿因，不要。」

「渠因，应该回来了。」

无忧宫。

二人造访的时候，是开枝在前厅接待他们的。

开枝给他们上了茶，「泽尹君，茯夏大人，光玄帝尊近日在照看清嘉公主，不许人轻易打扰，方才小仙已经派人传话了。」

阿因先前便听说，自己醒来后，天界的清嘉公主也早已秘密历劫归来，她的流放判刑，最终不过光玄一句「免了」就给免了。不过，想起那时想置她于死地的黑手是天族的人，假若当初天族未识破她的假身份，那么那些人冲着的目标，便是清嘉。

泽尹见她若有所思，安抚道，「天族的事情，光玄不可能不清楚。」

「也是。」阿因知道如今自己身份尴尬，再者既然清嘉和光玄都有意隐瞒，那她便不再多心。

良久，光玄才缓缓步入厅中，他见到阿因，毫无波澜地向她浅浅一笑，问候了句。

阿因说明来意后，光玄没有答复。他却是看向泽尹，笑道，「没哄好吗？」

当初光玄将阿因的魂魄送回她体内时，本想着将她的记忆一并还给她，怎料泽尹拦下了，他想赌一把，赌她可以就此和他相守，抛却过去那些爱恨悲愁。光玄为他而不值，可泽尹却道，「与其能让她记起和我的过去，不如让她就以阿因的身份来活，不免会更开心些。」

可是，终究是瞒不住。

光玄也不犹豫，抬起手放在阿因额头的前方，略一发力。

倏忽，泽尹忙上前扶着倒下的她，「怎么回事？」

「完事了，」光玄拢袖而立，「记忆还给她了。」

「她怎么昏倒了？」

「睡一觉就好。」

泽尹还想追问，却见光玄已拂袖离去。

一旁的开枝忙替他家帝尊解释道，「帝尊最近就是这样，有几分古怪反常，泽尹君请谅解。」

本文由 [Circle 阅读模式](#) 渲染生成，版权归原文所有

